

祂必要作王

He Must Reign

By Hans R. Waldvogel

吳老牧師

「基督必要作王，等 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祂的脚下。」（林前十五：25）

有的時候，我們忘了福音的最中心就是主耶穌基督復活的真理。魔鬼和整個地

獄都是因此而失敗的。藉著從死裡復活祂廢去了死亡，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

我們常滿足於一個小小的福音：就是我們得救了，當我們死了以後，就會上天堂。這不是福音。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宣告魔鬼已經被趕下寶座；死亡已經被毀滅，我們已經被釋放，並且已經得到了永遠的生命；基督已經作王；福音中所有的應許被成全都在於我們有否讓主耶穌基督作王。這是一個偉大、奇妙、滿有能力的真理——主耶穌基督已經作王掌權了。如果我沒有讓祂在我裡面作王掌權，是多麼愚蠢的事。所有的事都在於主耶穌作王了。使徒們所傳講的就是——基督作王。

保羅非常明白他的呼召。他說：「 神把福音託付給我。」「那無謊言的 神，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到了日期，藉著傳揚的工夫，把祂的道顯明了。」這就叫我們看見所當傳的是什麼。就是宣告祂國度的到來。主耶穌基督的聲音叫靈性

滅亡的人得到生命。「聽見的人就要活了。」（約五：25）。主耶穌基督的福音是一個奇妙賜生命的媒介。這福音是神的呼召。是神充滿創造力的話語。當我們讓耶穌用祂的大能在我們的意志、情感上作王掌權，並且使這一切都完全甘心樂意地降服於祂，我們就可以知道這賜生命的大能。

主耶穌是王。我必須讓祂作王。祂要治服我們裡面、外面一切的仇敵，直到我們變成祂的樣子。

因為基督被允許在生命中作王，基督徒起初之愛的經驗是多麼的榮耀。他們除了主之外對其他的一切都沒有興趣。在二十世紀初五旬節的運動中，有一位弟兄如此說：「主在我裡面。彰顯祂自己並且在我裡面作王，是多麼奇妙的事。」（他剛領受了聖靈的浸。）然後他繼續說：「現在我走路也必須何等小心。今天我本來要到一個家庭去拜訪他們，可是聖靈提醒我不要進去。」這件事叫我看出這位弟兄，他多麼小心的讓聖靈管理他。如果我也是如此，我也承認主耶穌是王，那麼我的思想、言語、感覺和我的一舉一動都會降服於祂的管治。「你們從主所領受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約壹二：27）

我們的身體成爲祂的殿——合乎主用的器皿。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強調：我們得救進入一個活潑的盼望——我們的身體要復活變化，變成不朽壞的身體。我應該隨時有這樣的盼望在心中。當我們看到這活潑的盼望，那向著我們爭戰、

禱告、竭力、受苦、否認老我的呼召，就變成如此重要。這就是我們受靈浸的目的——叫基督可以在人們中間完全的掌權。如果我讓耶穌作王，就是在我的身體上爲主耶穌開一條道路，使祂可以進來，並且使祂在我身上可以完全勝過死亡。

這就是當保羅說：「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所指的意思。主的工作所說的首先是呼召一些在聖靈中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所做的禱告。每一次在聖靈裡的禱告，都使得勝更確實。

聖經告訴我們當主再來時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的身體要改變。神要顯明出勝利來，就是那些允許祂作王者身上所顯明出基督的勝利。祂在加略山上所贏得的勝利，使我能勝過魔鬼、肉體、及每一個罪和每一次試驗。在我心中相信 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是救恩。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寫信給提摩太說：「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祂從死裡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

這就是在一個成功的五旬節聚會中的勝利——看見復活的那一位，並且經驗祂復活的大能。然後人們被改變，疲憊的身體領受了新生命，疾病得到醫治，靈魂得到拯救，鎖鍊被斷開。

這樣的事發生無數次，有什麼意義呢？仇敵被擊敗了。而這些得勝，預備我們當號筒吹響，在一霎時眨眼之間我們的身體要成爲不朽壞時，可以得到那最後的勝利。

今天我必須活在這有盼望的亮光之中。今天我必須爲這盼望盡心竭力。主耶穌今天在我生命中作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應該如何讓祂作王呢？肉體會試著不斷地提出它的意見。我也會被試探去活在肉體中，如果我活在肉體中，照著聖經所說的，我就會死。因而，我有一個工作，就是在這路途中的每一時刻、每一步都說：「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不再是我！」感謝神，不需要是我活著，可以真實的是主基督爲我活著。

當神叫耶穌基督我們的主從死裡復活時，祂就把榮耀和奇妙的勝利賜給了我們。並且把勝利的印記印在我們在主裡面的勞苦上。無論是教主日學，拜訪家庭，傳福音，或是在聖靈裡的禱告，這些服事都是因著基督在加略山上完成的工作，並藉著祂復活的生命流經過我而做成的。保羅說：「祂必要作王。」一但你抓住這一個眞理，你讀啓示錄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也許你還不能十分了解它，但是你知道也感覺到基督正在極莊嚴、偉大的能力中作王。人們不明白神國度的原因，是他們不在其中，是因爲他們拒絕讓基督耶穌作王。否則他們會那樣驚奇神在他們每天的生活中所彰顯的榮耀勝利。

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說：「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嗎！」（羅五：17）神已經把勝過肉體、世界、魔鬼的勝利賜

給我。如果我不接受，那是多麼笨呀！試驗有時非常嚴厲、激烈，以至於人說：「我不能得勝，來吧！魔鬼，你贏了。」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我們沒有看清楚復活昇上高天的基督。我們受洗歸入了基督，就像基督藉著父神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所以我們應該仍然每天行在生命的新樣中。我們有沒有這樣呢？

喔，神呀！實在是奇妙。我或活著，或死亡；或順著情慾撒種，或順著聖靈撒種；我或是在爲王預備道路，或正在攔阻祂。我到底在做什麼？我看見了基督嗎？願神用眼藥膏擦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見王的榮美，看見基督所成全的工作，看見祂正坐在寶座上。

「耶和華作王，願地快樂……諸山見耶和華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蠟。」（詩九十七：1、5）主作王便把神的同在帶入我的生命。

假如基督向我說話，祂會否說：「我是王，但是你不讓我作王，這是怎麼回事？你爲何不讓我作王呢？你被打敗了？原因很簡單，因爲你沒有讓基督坐在寶座上。」

你知道耶穌基督已經勝過了所有的仇敵嗎？喔！當我們相信祂時，多麼叫祂高興。「你們心裡相信神已經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你們心中看見且相信神已經叫祂從死裡復活，會把你們從死亡帶入生命中。

神最大的呼召與要求

翟師母

♥♥♥♥♥♥♥♥♥♥♥♥♥♥♥♥♥♥♥♥♥♥♥♥
 ♥ TO DESIRE HIM IS TO SEEK HIM,
 ♥ TO SEEK HIM IS TO FIND HIM,
 ♥ TO FIND HIM IS EVERYTHING.—LMJ
 渴慕祂就是尋求祂，
 尋求祂就尋得祂，
 尋得祂就得到了一切。

主要我們愛祂，如同愛人一般！我們爲此被造，也爲此而生；但在這一件事上我們却沒有盡力去做。我們願意查經，我們願意認識一些屬靈人，參加屬靈的聚會；也有人願意到非洲、印度或中國去爲主作工，還有人樂意奉獻金錢，甚至爲主勞苦，探訪病人，幫助窮人。爲主熱心的人都願意做這些事，這些事都是有價值的，是可稱許的。但神有一個更重要的呼召和更大的要求，就是「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賽五十五：6）主多麼願意我們尋找祂。哦！但願我們都認識祂！但願我們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弗三：19 b）。但願我們都能說：「現在活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

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

我們擁有一個舌頭，能對主說話是多麼有福。我們能對主說：「主啊！我要認識祢。」我們能利用每一分鐘時間對主說：「主，我要認識祢。」如果這樣利用時間，每一分鐘都是有價值的。哦，要尋求神，要被祂的豐滿來充滿，這是多麼有福的事！如果你沒有這種渴慕，就當作有而這樣去做，神一定會使你有這種渴慕，而使你認識祂，得著祂。

一切都在耶穌裏。我們所以還追求別的東西，就是因爲我們還沒有認清這點。也許我們想要得到一些屬靈經歷或恩賜，可是一切都在耶穌裏。有人很懇切地追求聖靈的浸，這樣做是對的。但，我們是追求耶穌。尋求認識耶穌的人無法不接受聖靈的浸。因爲聖靈是啓示耶穌的。聖靈的浸是進一步認識祂。要成聖的人只要追求耶穌，就能成聖。因爲耶穌就是我們的聖潔。一切都在耶穌裏。耶穌就是一切。（參西三：11 b，二：9）

合乎主用

羅炳森師母

愚昧——甚至是笨到極點——不致成爲服事主的攔阻。祂未曾造出一個祂無法使用的器皿。鏟子適用來挖地，俾能爲美殿打地基；而一個雕刻家的鑿刀，則適於雕刻石頭。鏟子只能作爲鏟土用，建築師不會企圖把它當作鑿刀來使用。

完全的奉獻意謂著完全爲主所用。除非一個人能夠說：「主，照著祢所願意的，在祢所要的地方，在祢所定的時候使用我。」他才能成爲一個在主手中，合乎主用的工具。「噢！成爲一無所有」——「一個破碎、倒空、合乎主用的器皿」。

這是一個難題——很少有人成爲一無所有，倒是許多人寧願說：「主，抓住我！藉著我成就一些偉大的工作。」然後也許在無意識中有這樣的意念：「讓所有的人，藉著我的工作看出我的偉大來。」——這是一件值得擔憂的事。

除非我們願意只做祂要我們做的事，只待在祂要我們待的地方，否則我們不會有什麼用處。除非我們在祂的服事上樂意成爲微小的人，我們才能變大。如果我們擁有很多，却付出的很少，則不該以此爲滿足。我們不應該在爲服事祂的付出上成爲「無有」，相反却服事世界這麼多。我們應該爲著服事祂而獻上一切，把我們自己放在祂的手中。只有祂能夠決定，究竟最需要我們的地方是一個小禾場呢？或是

一個大禾場？大禾場那麼少，而小禾場却那麼多。

有一天我在看報時，發現在與西班牙打仗的這段時間裏，每一個高級軍官的職位有幾百人去應徵，在神的工場上也有這種情形。但神的軍隊需要小兵去做一些不很榮耀的事。因此若有人說這樣的話：「我不能做什麼，因我沒什麼知識，也沒什麼才能，嚐試去服事是徒勞無益的。」——這簡直是侮辱神，蔑視祂的慈愛和智慧。

神不是把你當作一個障礙物放在世界上，凡祂所造的，沒有一樣祂不能使用。基督自己的門徒，不過是沒有知識的漁夫。神所造的平凡人多過不平凡的人，智力平平的人多過才氣橫溢的人，蠢漢多過天才。因此，我們可以下這樣一個結論：祂更用得著平凡的人。

每一個都有他當作之工，也都有他當站之地——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在事工尚未全以前，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人會知道這個地域可以開拓得多廣，但毫無疑問的是：除非先完全利用所已經有的荒地，否則無法拓寬。如果你無法照顧幾呎見方的一塊地，怎能得著一畝地呢？如果連一塊小小的地你都耕種不了，神怎能給你一塊大的地呢？

但有人會說：「我並不希望去耕一塊大的地，我十分願意終生耕種一塊幾呎見方

的地——但連這我也不敢說我有能力做。」然而你有什麼權利可以這樣懷疑呢？務要相信：你能夠完全照著主所量給你的去耕種。你會做的，如果你不做，那是因為你不願做。

但把話又說回來，爲什麼你願意只耕「幾呎」地呢？是因爲你很謙卑？還是你很懶惰——太懶了，以致不想得著一塊大的地呢？如果你做的比主所要量給你的少，你會滿足嗎？如果神計劃量給你一塊大的地，你會以耕種小塊地爲滿足嗎？

一個人的本分就是要把小事做好——耕了又耕，挖地且播種，計劃並禱告，利用每一個機會、每一個時刻、每一分力量。然後主若願意，則更大的禾場會敞開；若主不願意，至少你得著了你所一直想望的——一小塊耕作良好的地；你已經播了種，只待主人才收割了。凡你手所當作的，你都已盡力去做了。如果祂要給你一塊大一點的地（除非你預備好，否則祂不會給你），你一切的經驗會有助於你在更廣之地的工作。

不管一項工作看起來多麼微小，多麼普通，多麼不重要，神知道關乎它的一切。當這樣的工作被忽略時，祂也會知道的。小事未作，看起來和大事未作一樣地明顯。虛度微小的生命，在神眼中看來和虛度偉大的生命一樣地可惜。我還有一個想法：沒有一個生命——不管它多麼微不足道——是無影響力的。

雅歌集思

第六課（下）

榮耀秀教士

「那向外觀看如晨光發現，美麗如月亮、皎潔如日頭、威武如展開旌旗軍隊的是誰呢？」（10節）有人以爲這是耶路撒冷衆女子的話。在雅歌裏有三次這樣的問話（另兩處在三章6節「那從曠野上來……的是誰呢？」和八章5節「那靠著良人從曠野上來的是誰呢？」），好像每一次新婦有新經歷、有長進且得著很大的祝福時，就有這樣的問話。雖然是出自人口的問話，却似乎是聖靈感動的，要叫別人注意新婦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好叫別人可以羨慕，也明白新郎所要的是什麼。

「如晨光發現」，以前新婦自己承認還有影子（四章6節），裏面還不是完全光明，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一點陰影，如同早晨的日光一般明亮。「美麗如月亮」，一方面月亮的光很柔和、很美，另一方面我們曉得月亮是返照太陽的光，新婦如同從地球所見的月亮，返照主耶穌的榮光，可是在神看來却如太陽光一般——「皎潔如日頭」！

經裏——比方詩篇四十八篇——常常同時提到美麗和得勝。主很需要我們做一個得勝者，所以當祂看見我們願意爲祂的緣故與魔鬼爭戰，做得勝者，就覺得我們非常美麗。如果我們盼望叫主的心得著滿足，就要做得勝者——得勝罪、得勝世界、得勝自己、得勝一切試探，因爲這在神看來是極美麗的。

「我下入核桃園，要看谷中青綠的植物，要看葡萄發芽沒有、石榴開花沒有。」（11節）這些話是提到服事，是新婦講的。第五章新郎的呼召是服事，現在她已經很留意服事，而且在祂的工作上有份。

「不知不覺我的心將我安置在我尊長的車中。」（12節）多半的人認爲「尊長的車」就是主耶穌的戰車；現在新婦已經願意盡她的責任，在服事上、在屬靈的爭戰上爲耶穌受苦，可是她並非孤單一人，因爲她的良人與她在一起，坐在戰車上一起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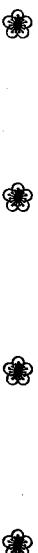
「回來，回來，書拉密女！妳回來，使我們得觀看妳。」（13節上半）這裏第一次用「書拉密女」來稱呼新婦，「書拉密」是「所羅門」陰性的寫法，意思是「平安之女」（「所羅門」的意思是「平安」）。不曉得你覺得如何，可是我覺得很有意思，前面剛提到爭戰、得勝，下面也是，但這裏忽然給她一個新名字——「平

安」！這是否要提醒我們，我們雖然蒙召，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主，爲祂爭戰，可是不要忘記祂是賜平安的神，祂的居所應該充滿平安。很多基督徒因著關心神的工作而失去平安，有時候很緊張、很著急，甚至很憂愁，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記得我們是書拉密女。

這句話是旁邊的人（也許是耶路撒冷的衆女子）說的，新婦進步得太快了，所以她們要她回來，想看她。

「妳們爲何要觀看書拉密女，像觀看瑪哈念跳舞的呢？」（13節下半）這句話也許是新婦自己回答的話。創世記卅二章2節告訴我們，瑪哈念是「軍兵」的意思，所以瑪哈念的跳舞就是得勝的舞。聖經上有幾處提到跳舞與得勝有關，比方神領以色列人過紅海，大大得勝埃及人時，衆婦女就跟著米利暗一起歌唱跳舞（出十五：19~21）；還有，當大衛殺死歌利亞，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時，婦女們也是歡歡喜喜地唱歌跳舞迎接他們；就是在我們的聚會裏，有時候也有人在聖靈裏起來跳舞，我們並不輕看這樣的事。當然跳舞也有別的意思，但常有得勝的意思。

提到瑪哈念的跳舞——又得勝、又喜樂。我們越接受十字架，就會越多嚐到主所賜的喜樂。



我們要在這一課裏再多一點提到我們的服事。如果我們的服事完全照著主的意思，讓祂帶領，就必然會遇見十字架。耶穌在世上的時候也是如此，祂所受的一切苦，都與服事有關。比方祂趕鬼，他們就輕慢祂，說祂是靠鬼王趕鬼；法利賽人看見祂的能力比他們大，有很多百姓跟隨祂，就嫉妒祂。如果祂不服事而顯出神的能力，就不會有這樣的事。還有，祂順服神在安息日治病，所以他們罵祂，這些苦都與服事有關。

又比方拉撒路的故事，耶穌非常樂意幫助拉撒路，但祂不能有自己的意思，祂必須順服天父，就是時候。也要照天父的旨意，所以連祂的門徒，還有祂最愛的人都不了解祂、責怪祂。因此一個基督徒越完全順服神——特別是在服事方面——就會越受魔鬼攻擊，或是別人的誤會與嫉妒。

服事有各種不同的型態，神呼召一些人特別在禱告上服事祂——這是很要緊的服事，還有別的服事，比方作見證等。如果一個基督徒只顧自己追求主，魔鬼並

不太在意，祂在意的是整個教會被建造起來，祂不喜歡我們成爲對神有用處的人，所以要用各樣方法來攔阻、破壞，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叫人逃避十字架，按著自己的意思去服事。

如果基督徒在服事方面，完全沒有自己的意思，不願有自己的選擇，單要順服、順服，則必然會像耶穌或保羅一樣地受苦——當然我們可以逃避，可以選擇另一條路，可是必得不著冠冕。所以主特別告訴我們：「不要怕。」祂要我們像瑪哈念跳舞的，又得勝、又喜樂。

耶穌基督因受苦難才得以進入榮耀，祂帶領我們走的道路也完全相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却引到榮耀裏。很可惜許多基督徒以爲將來到天堂才有這榮耀，現在在地上就是一直受苦，不對！現在已經有榮耀，一面是苦，一面是榮耀；好像矛盾，却是事實，我們越順服，榮耀就越大。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已經知道，這榮耀並不是一個東西，乃是耶穌自己，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來一：3），所以榮耀就是祂自己，就是祂的同在。約翰福音告訴我們，一個人若遵守祂的命令，順服祂，耶穌就要向他顯現（十四：21），要把祂自己賜給我們——那就是榮耀，祂榮耀的同在。

保羅說，有極大的榮光在他裏面（林後三：10），後面他解釋說，這榮耀的光是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然後他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林後四：6、7）所以在他裏面的寶貝就是這榮耀，就是耶穌自己。可是後面他一直講到苦難，講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十字架對我們的肉體而言是苦，但耶穌充滿在我們裏面，與我們同在，我們就充滿了喜樂，且是「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一：8）！魔鬼告訴你：「噢，這一條路太苦了！」你不要理祂，也不要害怕。

我們順服祂不但要得著喜樂，得著榮耀，而且要更多得著祂的愛——「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十四：21）這是不是說祂以前不愛我們？不，祂早在創世以前就愛我們了（弗一：4、5），可是當我們願意順服、願意跟隨祂，就會更深認識祂的愛，味道也不一樣，真是說不出來的奇妙是不是？有一處告訴我們，新婦因思愛成病，神的愛太大，幾乎令她受不住，而現在主因著她的愛，也幾乎受不住，這是我們與主之間應有的關係。當我們熱切地愛祂，就感覺祂愛我們的愛是這樣奇妙！感謝主。

我們都可以選擇作一個新婦。如果有人不敢向主說：「主，不管祢怎麼

帶領，我都要順服，我願意成爲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我願意這樣跟隨祂到底！」那麼，不要忘記這裏告訴我們，耶穌一直與祂的新婦同行，她正在外面服事，就忽然感覺到王與她同行（六：12），所以每一步祂都在帶領，祂與我們同在，我們就不用怕（參太廿八：18、20）。如果祂離開我們，我們當然不敢走下去，也應該不敢做什麼，可是祂一直與我們同在，扶持我們、幫助我們，且向我們顯現祂的自己，叫我們一直住在榮耀裏面，哈利路亞！

哦，主多麼需要我們，需要我們與祂合作，保羅說：「我爲你們再受生產之苦。」人靠自己不會如此，但這是聖靈的工作，把說不出來的歎息放在人裏面，叫他關心別人，關心基督的教會。主就是需要我們來關心祂的教會、愛祂的教會、服事祂的教會，保羅體會耶穌的心腸，所以他答應了神的呼召，願意來「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爲主、爲教會而受苦。

求主幫助我們不是隨便地說：「主，沒有關係，我一定會跟隨到底。」乃是要戰兢恐懼地接受祂的託付，而且信靠祂會幫助我們盡忠到底，服事祂的教會，服事祂自己。也不要忘記這兩個名字：書拉密女——充滿平安，和瑪哈念——得勝且充滿喜樂。讚美主！

鐵達尼號的悲劇

腓利·莫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是個星期日，接近午夜時，巨輪鐵達尼號在其從英國南安普敦起碇，前往紐約的處女航途中，撞上冰山，在次日（星期一）清晨二時左右沉沒，許多乘客和船員也一同葬身海底。海難的地點離紐約大約一千一百五十哩，是從北歐港口橫渡大西洋時常使用的航道上，而這是一個可能遇見冰山的季節。那個晚上天空異常清明，繁星閃爍，海面也非常平靜。鐵達尼號會從別艘船隻得著前有冰山的警告，却不在意地說聲：「謝啦！」然後繼續以每小時二十一—二十三哩的最高速航行，並未設法使航道偏南以避開冰山，也沒有增加瞭望人員，船上沒有設置探照燈，瞭望台也沒有夜間用望遠鏡，雖然船上沒有放置這些物件的容器。事實上，這艘船是匆忙出海，裝備不齊全，船員對其裝備也不熟悉。

這艘輪船的登記噸數是四萬五千噸，在這次處女航（也是末次航行）中，共搭載乘客與船員超過二千三百人，但所攜帶的救生艇只有十六艘，和幾艘橡皮帆布艇，其最大容量還不足船上人數的一半。

另一艘輪船加巴提亞號（Carpathia）那時正在前往地中海的航途中，距離鐵達尼號約九十哩。她在午夜過後不久從無線電收到鐵達尼號的求救訊號，立即改變航道，發足動

力超速趕往海難現場，而於黎明前穿越許多冰山到達那兒。在不同救生艇上的生還者大約有七百四十五人，被救上船來的多半是婦女，但其中有些生命垂危，因為受傷或是凍壞了。

當加巴提亞號正努力搜索，盼望多救一些人時，可以從其甲板上，在這一邊看見一片大冰原，大約綿延七十一—九十哩長，另一邊則散布著一打以上的冰山，安靜地在陽光中閃耀著光芒。

加巴提亞號一直留在那兒，直到確信再找不到生還者時，才開始駛往紐約，而於週四晚間抵達。

本文作者腓利·莫洛是國際知名的傑出律師和聖經教師，他在當時是加巴提亞號上的乘客。下面他敘述這個故事，並藉這震撼全世界的事件分享我們當學習的功課。

並非特意安排，却像命中註定的，筆者和他一個家人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一日搭上加巴提亞號，從紐約駛往義大利西北的熱內亞（Genova）。在十五日星期一凌晨，加巴提亞號從無線電收到鐵達尼號撞上冰山求救的訊號。之後四天當中，我們

與那些生還者在一塊兒，得以成爲一些神聖情景的見證人，並聽見令人心碎的故事，這些人類所遇見的災難慘不忍睹，在我們心中留下長久而深刻的印象。

在看見並聽見這些事之後，很自然地我們蒙引導多次去思想 神藉這大悲劇所要教導罪人和聖徒的功課。這是一艘人所造最巨大、最昂貴、設備最豪華、也宣傳最多的巨輪。在歡呼喝采中起航，要證明人類能統治海洋，而且能在海洋的航程中，提供旅館一切豪華的服務，以及俱樂部、大廳堂等，並且要創造一項新「記錄」。世界的眼目都注視在這艘驕傲的巨輪上，超過一切過去人所造之物。這項人類的天才與技藝所造成的傑作豈不正代表人類奇妙的進步嗎？這項成就不也是人類長期與大自然奮鬥，要勝過這些環境的偉大目標即將成功的應許與預言嗎？

根據報告，這艘沉船的老練船長曾在最末一次航行即將啓碇時說：「多虧現代的發明（不透水的隔艙、無線電報等），大海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說了這些話之後，他就指揮這艘現代航海工藝最完美的成品，駛入人類記錄中最大的一次海難。

世界對鐵達尼號的看法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對的，這巨大而精巧的東西，可以用來代表在「人的日子」中科學文明的極至；然而，另一方面，她快速而完全的傾覆，也正是那即將臨到的，主興起震動大地的日子，那更大海難的縮影。

所以，在那安靜、繁星點點的夜裡，海面平如湖水，內外都顯出安全的樣子時，鐵達尼號在她的航線上遇見了障礙物，她傲人的勳業突然結束，她巨大的船身被自己的動力斷裂成兩半，然後她可悲而無助地沉入深不可測的海底。

與這次災難有關，最值得注意的事實之一是：這艘船的大小和速度。正是其毀滅的主因。小一點或慢一點的船就更容易駕馭，在與別物碰撞時也會減少損害。所以是船本身造成了其毀滅的結局，而且是在多次清楚的警告之後。

這是現代社會快速衝刺的最適切的教訓。這「世界」正追求龐大與速度，那些經營其中事務的人，以及那些在其中有分、將指望寄託其上的人，都以它的龐大和前行的速度爲傲，但他們却甚少想到這世界正急速奔往的末日，如同那艘船上的人沒有想到在其航道上將碰見的東西一般。不是冰山來撞鐵達尼號，乃是鐵達尼號去撞冰山！海洋有足夠的空間能同時容納它們。而且冰山是在它合宜的地方，因海洋就是其居處，鐵達尼號並不需要穿過那個海洋，它也沒有藉口在一個暗夜中，以最高速衝入明知有許多大冰塊的海域。

不但如此，它還收到許多警告，它對這些警告禮貌地答以「謝啦！」却未加理會！這不正像那些信賴這高能、高速前進、高速運轉的現代文明之人？他們接到警告，也明白，而且表達謝意，然後——不加理會。

那些留在船上沉入海底的人中，有的是因相信不會有危險——直到他們發現來不及時；還有許多是因沒有足夠的救生艇。這是一個有力的例子來說明聖經中的真理：「在亞當裡衆人都死了。」（林前十五：22）那些除了這巨輪的巨大船殼外，沒有別的倚靠的人，都沉下海底死了。在那船上有一些是很有錢的富翁，但這時他們沒有用處。也有些是極有才幹的人，但在那時刻也不能幫助他們。還有些是德高望重的人，但這也不能救他們。其中還有些控制了世界上的重要資源，但這不能使他們與船上那些貧窮的移民有區別。他們滅亡的唯一原因乃是他們只有鐵達尼號作他們的倚靠。

這裡有一個多麼清晰的教訓，是那些倚靠自己的善行、能力、美德，或是倚靠除了釘十架又復活的神子之外一切人事物的人可以學習的。正如在物質世界的領域中，人類的發明、不透水的隔艙等等，在發生上述意外時，並不能擋住海水；照樣，在屬靈的領域中，當審判的時辰來到時，人們將發現其能力、善行、聰明才幹都不能抵擋死亡的大水。只有一條路可以逃脫死亡的權勢，乃是藉著主耶穌基督，祂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却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羅九：5，來二：14）

另一方面，那些得救的人並非因他們比那些滅亡的同船乘客更好、更配得救。

他們從深海中被救至安全之處，只因他們是在救生艇上。不論他們品德如何，過去的生活如何，他們得著安全乃因他們在救生艇上這個事實。同樣地，那些靈性得救的人也非因其美德、善行而得救，乃因他們信靠神的救生艇——基督耶穌。如經上所記：「在基督裡衆人（一切在基督裡的人）也要復活。」（林前十五：22）

這裡我們有一個絕妙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在基督裡」生命的領域，以及「在亞當裡」死亡的領域。憑外貌實在不能明白為何那些在巨輪甲板上，承載他們的是巨大船體的人會死亡，而那些在狹窄、看來脆弱、又不舒適的救生艇上的人，會被帶到安全之所。但事實確是如此。

有一陣子，這生命與死亡的領域靠在一起共存著。在那關鍵時刻中，一個旅客若警覺其危險，也對救生艇有信心，就有機會在艇上得著一個位子。但將有一個時候來到，這生命和死亡終要分離，過了那時刻，再沒有機會從死亡走入生命中。

對這世界和其上的旅客來說也是如此。只要神的忿怒還未傾倒下來，那些在危難中的人就仍有機會將自己放在安全之所。要踏上神的救生艇——基督耶穌，只需要信心的一步。祂仍在等候，要拯救那些若拒絕福音就將在那日被祂審判的人。

另一個非常突出的事實——一個對這場災難而言特別突出的事實——是在製造

這艘巨輪與製造災難發生時拯救其乘客的工具，有巨大的對比。這艘巨輪和其上豪華設備的造價超過一千萬美元（譯註：當時的價值），但救生艇的造價却微不足道，可能不到一千美元！

對世上的人來說也是如此。每一樣花費都用在可拿來自誇的事上、以及肉體的舒適、今生虛浮的榮耀上，而安全的工具却被忽略了。在鐵達尼號啓航前，參觀者驚異地看見那些奢侈的設備與裝飾，還有許多不同設計的娛樂與款待，以使船上乘客得以享受不可思議的揮霍與虛榮，但他們只享受了最後幾個小時，因為他們是這艘船唯一的乘客。但他們中間有誰曾注意那些小救生艇呢？那些其貌不揚的救生艇不值得注意！何況它們只是在危險時才用得著，而人們通常不希望被提醒說有危險。世上許多事物被設計來防止人去想到他們滅亡的事。而且那些天才發明家豈不是保證使這次航海幾乎完全安全嗎？那麼，爲何還要去注意什麼救生艇呢？

但當危險時刻來到時，那會被忽視、最無價值的東西搖身一變成爲衆所矚目唯一重要的東西了。而那些花費許多勞力與金錢、贏得讚嘆與驚異的奇妙事物在那時有何益處呢？那些室內體育場、電梯、或是游泳池能爲那些受驚嚇的旅客做些什麼呢？完全不能做什麼！在那一刻，唯一有價值的乃是救生艇，而且其價值無可比擬。

這裡我們又有一幅清楚鮮明的圖畫，描繪出這世界的道路來。許多財物被花費在如何使人過得更舒適、更享受今生的樂趣上，任何人能提出新的設計都受歡迎，得著稱讚，人人談論。一切幫助世上衆人來「殺」時間（消磨時間）的事物，都被饗以歡呼！——其實是時間在殺他們、消耗他們的生命。但那沒有虛浮妝飾的救生艇，也就是福音引我們進入的救生艇，却少爲將亡的罪人所注意，人常不屑一顧。

再者，新神學豈不是告訴我們沒有什麼真正的危險，而關於地獄的觀念，以及公義的神要刑罰一切不虔不義之人，不過是舊日不成熟的想法罷了？廿世紀的亮光已將這些陰影驅散了！這個時代教會的成員豈不是被教以科學和知識的權威，而輕蔑地將神只有一條得救之路的「狹窄」教義拋棄了嗎？

幸好 神的路不同於我們的路。神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安全而非展覽。神的救恩不是虛浮的事，它並非要表演給世人看，也不會贏得喝采或吸引大批群衆。然而在全宇宙中並無別的救法，無別的方舟能將罪人安全地帶離死亡的大水，惟獨耶穌基督。——神永不沉沒的救生艇。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爲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第冉逃侯爵

高老牧師

「……一個最出色屬天智慧的榜樣之二」——約翰·衛斯理

第冉逃侯爵（一六一一—一六四九），長久以來因與神同行而聞名，他的生平和著作始終是那些渴望跟神有不間斷交通之人的靈感來源；一個有著多種事業興趣的貴族，一個活躍的軍人，一個政治家，曾經擔任過法王路易十三的國策顧問。而凌駕於這些之上，乃是他是個神人。在以下的短文裏，高老牧師將告訴我們第冉逃的屬靈秘訣。

蓋斯頓·施洗約翰·第冉逃侯爵，一個十七世紀的法國人，是位才華橫溢的智者，且是大筆財富的繼承人；但猶有甚者——一個神人，他的生平依舊閃耀著屬天的光輝。有趣的是，他是這麼樣的一個人；從事各類不同範疇的外在活動，而同時又過著一個深深的、屬靈的內在生活。他不僅活躍於與他自身相關的要事中，也兼顧窮人和富戶，並致力於現世和屬靈的事務。他致力於繁瑣的屬靈事務，諸如跟主教商討事宜，安慰巴黎貧民窟裏的住戶，協助建立神學院以訓練傳道人，並幫助生病的窮人編籃子，甚至比那人做得更好；他是各類不同職務的高手，是個好工匠，並且在得救之前，寫過高等數學論文，這就是第冉逃王子——一個真正的侯爵，然而他拒絕接受這個頭銜。

他的生平之所以對我們說話，是因為我們常常爲著自己不能成功地過一個真實

的屬靈生活找藉口，舉出許多耗費我們時間的事情，那些包圍我們的任務。可是第冉逃學習爲神的榮耀做所有的事。他發現掌王權的基督在裏面能折服一切而合乎祂心意，使我們生活中的每一活動都榮耀祂自己，並且實在地助長屬靈的健康。哦！第冉逃，讓我們學習你的秘訣！

他得救是因閱讀「效法基督」一書。當他二十七歲時，由於一位敬虔的神僕人之影響，而進入完全奉獻的生活。在他得救初期，他嚐試藉著退隱修道院以離開世界及它所有的榮譽，可是沒有成功，因爲他的雙親絕對不贊成且嚴加禁止。他因而順服下來，在出生即已命定的環境中行神的旨意，可是現在他棄絕世界，盡所能地整個兒與之斷絕。他撇下華麗的法國宮廷和所有的職責，以及屬世的榮譽和讚美，爲的是他能夠將自己全然獻身於神的榮耀以及同伴的好處。他增長禱告的時間，一整天都在注視神，並且發現「每一件事都在向他述說神」，他對於基督的愛成了吞滅自己的火焰，無怪乎那年結束之時他能謙卑地記載於其日記上，他一次也沒有失去神的同在。今日多少人能有這樣的見證？何況他死的時候相當年輕，不滿三十八歲。

這樣的一個生命，能在短短的歲月中進入完全，其秘訣何在？很容易找到！他的傳記作者之一說：「打從第冉逃全心歸向神後，因著緊緊與主耶穌基督聯合，從他身上彰顯出熠熠生光的美德，他所有的目標都朝向主耶穌基督，那種全然順服

的聯合在他整個人身上造成一個完全的轉變。」

耶穌是第冉逃的生命。與可敬之主的聯合不祇是他致力達到的目標，同時也是他的起始以及他達到終極目的之途程。他深深地被一個信念佔有，就是「沒有耶穌，他甚麼也不能做」——「有福的認識——『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十六：17）聖靈向謙卑的心顯示，若非從內在耶穌之靈而來的，無一思想、言語或行動能討神的喜悅。哦！神聖的倒空，讓耶穌生命的豐滿能以彰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進入與耶穌完全的聯合，以致真如保羅一般，活着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裏面活着。此時他寫道：「我感到極其需要耶穌，而且我存著向神感恩的心，實實在在地對你說：我感到祂在我身上掌權遠超乎我自己。我真知道在我裏面除了罪以外一無所有，然而另一方面，我在裏面經歷到我主，祂是我的力量、我的生命、我的平安、我的一切。」他談到他的需要非僅是泛泛的，如同所有基督徒談論的，那些明顯且普遍所見的需要，而是「一個靈魂密切的渴求」他全神灌注在耶穌基督身上，他對祂的熱心永無止境，他想念祂，愛祂，為祂作一切的事。事實上，任何在其中找不到耶穌的事情他全無興趣，不管那些事是多麼好、多麼純真，對第冉逃來說，都是了無滋味的。任何不談論耶穌之人的講話他都毫無聽取的慾望，對於那班生活或服事並非從耶穌流出來的人他也很興趣。有

一次他論及一人說：「我或許看見神蹟和非凡的人，可是如果我看不見耶穌基督也聽不到祂，我算那一切毫不足取，浪費時間，而且是危險的網羅。」因為他清楚瞭解耶穌確實是道路、是生命。他對於任何人爲的努力沒有信心，他們也許是出於好意，可是在使我們有基督的神聖及形像上少有裨益，只有從與耶穌緊密聯合而來的活動，能夠成就神的旨意在我們裏面。這樣的一個信念使得他的軟弱成爲他最偉大的資產，因爲那驅使他抑止不住地倚靠耶穌，經常地爲一切力量、智慧、聖潔來仰望祂，一切。哦！多麼有福的耶穌內住之生活，使我們得勝有餘，是一個永不失敗的生命！我們不是注視著第冉逃這個人，而無助地仆倒在他崇高的屬靈形像之前，我們乃是注目第冉逃的救主，並且相信祂的偉大將會提昇我們，如同提昇祂一樣。我們所需要和所擁有的是一位偉大的救主，讓我們只要耶穌。

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以全心崇敬並頌揚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向你敞開祂的心，好叫祂能完全擁有你的心。祂會使你的心死去或者縮小到一神聖的窮乏地步，爲的是你可嚐到真實生命和一切的豐富，並且你將承認屬於耶穌基督是一個偉大的恩典。」然後他提到要被基督的靈佔有，祂會給我們「作神兒女的活力和情操。其他各種不是聯結於耶穌基督之靈魂的屬靈操練，或將心思置於祂神聖的威嚴之下，不過僅如受造物與創造主的關係，固然含著敬意，却不是天父與神兒女的生命交流，和行動之聯合。唯有藉著聯結於耶穌基督內在的運作，我們才能得到神

真兒女的情感，惟有聯結於真神之兒子，我們才能成爲真兒女。」從他這些話顯示出那些人所能有的最高屬靈活動，若非出自與生命源頭的聯結，他都大打折扣。耶穌自己的生命十分真實的成爲這謙卑人的生命，讓我對自己的心說：「耶穌也要成爲我的生命。」這樣的人才能說到「需要」耶穌。只有當耶穌成爲我們的氣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根本存在，然後我們才能確實地說我們需要祂。

其次我們會問道：一個人如此迫切地需要 神，不以祂爲一位客觀存在的救主，而是一種內在生命，他的生活會是如何呢？他有清楚的內在亮光，耶穌基督的寶血和聖靈的能力引他進入新生命的行動和亮光，而且這內在生命只能在上述光景中被持守且達到完全的地步。一個人看見其一也必得着另一個。「哎！第冉邀說：『人最大的毛病在於不夠等候 神，那未經降服、好活動的天性，抓住美好的藉口越俎代庖，插手 神的事，還以爲那是行異能，其實却是沾染靈魂的純潔，擾亂它的平靜，把信心、倚靠和愛的眼光轉移到別處，其結果乃是衆光之父不在我們裏面啓示祂的永生道並產生愛的靈。』之後他又說：「所有那些耶穌基督渴望與我們聯合的優美氣質，最主要的是不憑自己作任何事，正如祂自己身爲人子時一般，按着我們裏面所領受的說話和行動，知道我們不是獨自一人從事我們的工作，因昔日在祂一切道路中掌權的耶穌基督之靈就在我們裏面。」他提到就是這種生活使他感到自

己的軟弱，觸摸到自己絕對的軟弱，沒有能力過這樣一種生活，就這樣結束了談話。然而這裏却是吸引我之處。哦 神！給我們每一個人這樣神聖的吸引，把自己委身於我們偉大的王。

第冉邀引用過詩篇六十二篇的話：「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 神，我的救恩是從祂而來。」當一個人以耶穌爲他的生命，所有醒著的時間都是在等候 神。第冉邀完全人的生活是如同亞伯拉罕一樣發展而成的， 神對祂的「朋友」說：「你要行在我面前，並且（如此）成爲完全。」（創十七：1）只有活在 神清楚的同在裏，自己經驗到且享受它，真實的完全才有可能開花結果。

他以如此神聖的熱情愛慕耶穌的同在。他極端輕看世界，渴望過一個遺世獨立的生活，他渴望埋名隱姓，不爲人知。我們曾見他試著以自己選擇的法子，逃到修道院去，以達到他的目的。但是他學到了 神能領他進入一個隱藏且享受祂自己的地方，而任其肉身仍活在他所藐視的世界裏。那強烈渴望與世分離的人，却進入那麼多服事人的活動以及在人的當中。他的服事發展得那麼豐富和完全，却從未被完整地記錄下來。

有一天當他經過一個繁忙的巴黎街道， 神對他說了幾句話。他是如此地專注於耶穌，不在意也不注視那些擦身而過的人們。雖然他在這城裏有許多朋友，可是

他是那麼謙卑，不願在態度、舉止上有何特殊或不尋常之處，也許 神要他看看四周，可是臨到他的話使他安心：「不要在乎爲人所知，也不要停下來爲了要知道。」他說：「這些話在我裏面創造出與世界一個極大的分離！一個靈魂將何等潔淨與單純，如果他活在地上單單注視 神。哦！確實地，一個人不在意世人如何說他，對他的想法如何，如同誰也不認識的一般生活，不選擇去認識人或爲人所知，不論是名聲，或有人跟隨他，或出現在人群中，只爲 神所知——他行走在世，多麼了無牽掛、純潔，且享有靈裏的自由！我在街道上所有的喧囂中，被群衆擁擠、推撞，却能平靜安穩地與 神聯合，被祂佔有，如同在沙漠中。」他又寫一信給朋友，顯示出他對這世界的態度：「情形會是這樣的，一切將成爲過去，唯獨 神永遠長存。哦！多麼好把我們自己心思意念僅僅放在祂身上。」

第冉逃的聖潔以及多結果子的簡單秘訣就是——以耶穌爲他的生命，並且住在祂的同在裏。首先他必須拒絕其他的主人，還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那不是別的，就是死路），把自己全心交出來給耶穌，其次他必須轉離一切其他的吸引，把自己投入對 神的沉思默想中。哦！我的 神，這豈不就是祢呼召我們來過的，簡單而又崇高的生活嗎？那麼，耶穌啊！我這就來奔向祢！